

董希文
著

当代文本诗学

研究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文本诗学

研 究

董希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文本诗学研究/董希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1624 - 8

I. ①当… II. ①董… III. ①诗学—研究 IV. ①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479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当代文本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问题视域	1
第一章 文本与文本诗学	23
第一节 语言学转向视野中的当代文学文本诗学	23
第二节 “文本”释义	30
第三节 作为语言客体的文学文本	37
第四节 作为文化存在的文学文本	45
第二章 当代西方文本诗学形态及演变	51
第一节 20 世纪西方文本诗学形态考论	51
第二节 现代性视域中诗性秩序的构建	67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中文本诗学的多向发展	79
第三章 文学形式与文本诗学	93
第一节 诗性语言与文本诗学	94
第二节 诗性结构与文本诗学	119
第三节 诗性文体与文本诗学	151



第四章 审美阐释与文本诗学	166
第一节 现象学视野中的文本诗学	167
第二节 阅读学视野中的文本诗学	178
第三节 对话理论与文本诗学	188
第四节 互文理论与文本诗学	199
第五章 话语理论与文本诗学	214
第一节 从语言到话语	215
第二节 诗性文本与话语意识形态生产	226
第三节 诗性文本与历史叙事	239
第六章 当代文本诗学反思与批判	252
第一节 从文本理论看 20 世纪西方文论中的 “强制阐释”	253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本理论的“另类”表达	270
第三节 媒介载体、文本形态与文学观念的嬗变	285
第四节 语言观念演进与文本理论形态的嬗变	296
第五节 中国当代文本诗学研究现状及对策	313
第七章 当代文本批评理论与实践	323
第一节 莫言小说《蛙》戏仿叙事艺术探究	323
第二节 梦醒惊梦——萧平小说《春闺梦》文本叙事分析	331
第三节 互文观念与文学经典文本解读	343
第四节 诗性文本与文化阐释：深描与诊断	352



结语 诗性文本与文本科学的建立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

走向及其启示 365

参考文献 375

后 记 389

绪论 当代文本诗学研究的逻辑 起点和问题视域

文本诗学是“文学文本理论”的雅称，它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现代性追求的理论表现，是西方现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支脉。同时，文本诗学也是西方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由于“文本诗学”既涉及理论派别、理论思潮乃至具体学者，又涉及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因此，其研究内容相当丰富。这一现象，一方面使得文本诗学研究看起来相当繁荣，另一方面也必然地造成该研究领域出现无序与混乱。仿佛只要研究文学文本，甚至涉及“文本”字眼的研究都可称为“文本诗学”，因此就出现了“诗歌文本诗学”“小说文本诗学”等说法。又由于在英文文献中只要涉及“text”的文学理论都可以将其译为“文本”，并作为文本理论进行研究。一时间，文本解读学、文本阐释学、文本的文化解释等研究也具有文本诗学的味道。事实上，文本诗学作为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理论奇观，其研究须遵循生成于自身的逻辑，其丰富、延展固无不可，但不应超越独特的问题视域。文本诗学研究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才能真正推进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一 文本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文本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学科研究方向，自然有其存在的内在逻辑系统和范畴体系。该体系逻辑地验证了文本理论研究存在的可能性，这就是逻辑起点。严格来说，逻辑起点是文本诗学研究的起始环节，是其知识体系合理存在的基点，也是提出其他相关问题的理论依据。

文本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范畴看，必然涉及“文本”和“诗学”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深度关联性研究。概而言之，文本诗学就是对“文本”的理论探究，其中对“文本”含义的深度理解影响着文本诗学的形态和发展。当然，“诗学”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视角，受到哲学思潮、研究范式转型等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凝结为方法论上的指导。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诗学”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影响理论家对文本的理解。由此看来，从根本上讲，文本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对“文本”的深度理解。

何谓“文本”？这是一个含义颇为复杂的问题。从词源学上看，“它的词根 *texere* 表示编织的东西，如在纺织品（*textile*）一词中；还表示制造的东西，如在‘建筑师’（*architect*）一类的词中”（霍兰德）。但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从语言学角度看，杜克罗和托多洛夫主编的《语言科学百科辞典》的解释是：“文本的概念与句子（或分句，单位语符列等）的概念不属于同一层次；因此，文本应与几个句子组成的印刷排版单位的段落相区别。文本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整本书，它的定义在于它的自足与封闭；它构成一种与语言学不同但有联系的体系。”^① 还有论者认为，“从符号学角度看，文

^① 董学文等主编：《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7页。



本表示以一种符码或一套符码通过某种媒介从发话人传递到接受者那里的一套记号。这样一套记号的接受者把它们作为一个文本来理会，并根据这种或这套可以获得合适的代码着手解释它们”^①。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特娃则认为，文本是“一个超越语言的工具，它通过使用一种通讯性的言辞来重新分配语言的秩序，目的在于直接地传递信息，这些言辞是与那些先于其而存在的和与其并存的言辞相互联系的”^②。而在当代有些批评家那里，文本则超出了语言学界限。法国现象学符号理论家让-克罗德·高概将其归结为一种表达方式：“说文本分析的时候，应该把文本理解成一个社会中可以找到的任何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某些书写的、人们通常称作文本的东西，也可以是广告或某一位宗教人士或政界人物所做的口头讲话，这些都是文本。它可以是诉诸视觉的比如广告画。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使用的旨在介绍自己或使每个人在面对公众的形式下借以认识自己的表达方式。”^③ 由上述分析可看到，文本概念言人人殊。

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text”一词最早引起国人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般将其直译为“本文”。后来，国内学者在该词的译介方面达成共识，将其一律翻译为“文本”，以与“作品”概念相区别。冯寿农的观点是，“‘文本’顾名思义就是以文为本，与‘人本’相对而言。20世纪50年代新小说派和荒诞派戏剧取消主要人物，取消心理描写，取消主要情节，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批评宣称‘作者死了’，文学的确不再是‘人学’了，不再‘以人为本’了，文学真正回到了它的本体，它的本真——‘以文为本’了，文学批评转向内部，就是转向文本，回

① 王先霭、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② 同上。

③ [法]让-克罗德·高概：《范式·文本·述体》，《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



归本体”^①。冯先生的用意显而易见，“文本”即为以文为本，以此区别于先前的以人为本，这体现了西方世界对文学的一种新的认识。而黄鸣奋则认为，“在词源学的意义上，‘文本’（text）一词来自意为‘编织’（weaving）的另一个词”^②。在此基础上，黄先生对其含义做了进一步分析：“如果我们将‘文’理解为某种信息、将‘本’理解为某种载体的话，那么，‘文本’作为一个范畴是多意的，因为信息的范围可大可小，载体的类型多种多样。”^③在他看来，“文本”就是运用一定媒介编织而成的“织体”，“文学文本”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创造出的语言织体，通常所说的“文本”主要是指“文学文本”。以上两位先生的分析代表了目前国内学者对“文本”范畴的认识。但毫无疑问，他们的理解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概括地说，文本范畴包含以下含义：第一，文本是一个现当代文论概念，对其解释必受语言学模式影响，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出现会改变人对文本含义的理解。第二，文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织体”，具有“词语”的类似存在方式。从结构上看，词语具有能指、所指之别，文本也包含类似的二重组合，“能指”是其语音、句法、结构，“所指”是其隐而不露的意指思想。第三，文本意指思想不是自明的，其意义生成方式多种多样，意义因解读方法、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何谓“文本诗学”？简言之，就是对文本进行的理论研究。当然，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A. 布洛克和 Q. 斯塔里布拉斯合编的《方塔那现代思想辞典》的解释是：“文本理论（Theory of Text），这个术语为德国批评家马克斯·本斯和另一些批评家所运用，用来表示对‘文本’

① 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② 黄鸣奋：《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8 页。

③ 同上书，第 24 页。



的‘科学的’分析——他们所以选择这个术语，是想背离‘文学’或‘诗歌’这样的术语中所蕴涵的价值判断——这种分析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诸如文体统计学这类数学方法进行的。这种观点强调了文本分析的科学与文本的内在自律性，较为符合二十世纪前半叶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的文学观念。”^①众所周知，罗兰·巴特曾为法国《世界大百科全书》撰写过“文本理论”条目，提出了全新的文本观。巴特认为“作品是一个数量概念，是一个实体；而文本是一个质量概念，是一个场。……文本探讨的不是语句，不是意义，而是表述，是意义生产过程。更确切地说，文本理论研究主体是如何在运用语言进行工作的”^②。也就是说，文本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该学说从根本上实现了对早期文本观念的颠覆，它的任务不再像早期理论那样妄图通过作品客观机制建立文本“科学”，而在于打破语言中心论和逻各斯严密控制，从而真正实现哲学、科学、文学、历史诸学科的融会贯通，以发散性思维和多重逻辑取代理性思维。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文本理论强调主体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后起文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上述两种文本观念很有代表性，分别在20世纪前期和后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影响了当时的其他理论。

西方文论派别众多，哪些属于文本诗学研究范围？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肯定衡量文本诗学的标准是：第一，是否坚持以作品本身为研究的重点，更关注作品自身意义的生成，放逐作者的决定地位；第二，是否将作品视为一个语言构成物，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作品。只要坚持了上述两点，即使在其理论中没有明确提出“文本”主张、没有出现“文本”字眼，我们也将其视为文本诗学。

① 董学文等主编：《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② [法]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张寅德译，《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既然文学文本是一个语言客体,其存在具有内在自律性;既然文本意义不是自明的,需要读者解读与阐释,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具体文本解读顺序研究文本诗学的相关问题。文本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自然应立足文本客观存在,剖析其独特的结构层次及建构规律。一般而言,文学文本解读需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层展开、逐步深入,依次分析文本语言、剖析文本结构、探讨特殊技法、考量整体形式,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上述客观形式的变化对于文本意义传达的制约作用。因此,语言、结构、表现技巧和文体形式对于文本诗学研究至关重要,这自然是文本诗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语言是文学文本存在的客观基础,失去了语言和类语言符号,文学内容便无所傍依,无“体”可靠。20世纪以来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文论界对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进行深入挖掘,文学语言的诗性品质和陌生化效果得以凸显。与此同时,文学语言在文本中的功能也得到了深入剖析,语言不再被定位为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是具有本体地位,语言就是作品本身。对语言本质与地位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了文本诗学的类型与形态。因此,语言分析是文本诗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支脉。

结构就是对文本构成因素的组织、安排。有了一定形式的组织安排,文本中各要素才能形成有机统一体,并使文本具有特殊风貌。文本诗学不应该仅仅关注文学文本的显在结构,如前后衔接与过渡、上下起承转合、伏笔与照应等,更要探究文本深层结构,特别是要挖掘文本中潜在的各种对立因素,并揭示其背后特定文化因素的浸淫与影响。文本诗学不仅要勘探文本中起支配作用的稳固结构和贯穿全文的平衡关系,还要注意分析结构的断裂性和颠覆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文本释义的多样性。在这方面,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颇有建树,其主张与认识影响了20世纪其他文艺思想,值得重视与关注。总之,文本诗学需要探究文本诗



性结构及其效果。

表现手法与技巧的运用是形成文学文本诗性特征的重要因素。在抒情性作品中，什么样的语言富有诗意；在叙事性作品中，什么样的结构富有张力；在现代作品中，什么样的构思使文本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创作技巧的灵活运用十分关键。文本诗学不仅需要借鉴各种方法从学理上挖掘文本的上述诗性品质，而且更需要在动态过程中阐释上述因素的形成：普通语言通过怎样的变形才能转化为诗性语言，具有特殊表现力；普通事件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成为生动且富有文学性的情节；普通素材经过怎样的虚化处理才能具有“悲剧”“荒诞”“滑稽”等形而上的审美风貌，具有普遍的人类学价值。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于陌生化手法的关注，英美新批评对于用字技巧的探讨，法国经典叙事学对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关系、叙事视角类型、叙事复合序列形成、作品人物叙事功能的研究，都突出了上述提及的问题，值得深入挖掘。

在文学作品中，形式与内容相对，是对作品组织结构与存在形态的整体性特征所进行的理论概述及表达。在传统诗学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各门学科定位明确和研究对象的确定，形式因素越来越得到重视，甚至出现形式决定论等绝对化观点。在文艺发展过程中，形式因素得以凸显肇始于文学自律性的追求，18世纪唯美主义是其源头，“为艺术而艺术”取代了传统上文艺为政治、道德的他律论认识。文艺自律性追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深入挖掘文艺的情感感染力和娱乐效果；二是探究文艺的精美性及形式创造的艺术价值。其中，后者就是形式研究。与对文本语言、结构、技法的研究不同，文本诗学对形式的研究更加关注文学整体性，突出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及其为内容构形的重要功能，着力阐释形式在文学活动中的制约性作用，深入剖析形式生产机制与原理。文本形式研究



还应该关注形式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探讨形式生产的微观政治功能,以及文本编码、解码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及对抗等复杂关系。总之,文本诗学的形式研究是从宏观视域理论性地梳理与阐发形式之于文学活动的重要价值。

二 文本诗学研究的问题视域

文本诗学研究自然需要立足文学文本自身客观存在展开,脱离了作为语言客体的文本,该研究就不能被称为文本诗学。但要立体、全面、深入构建文本诗学体系,还需要以此为基础,拓宽问题视域。当代文本诗学是在整个社会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需要时刻注意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需要结合社会进步阐释其历史构建语境。每一种文本诗学形态,其产生、发展都有不同的理论资源,都受一定哲学方法的指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文本诗学研究必须清晰地梳理其理论渊源。在文本诗学发展过程中,不同诗学派别为了更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都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概念、范畴,有些范畴仅有细微差别,需要仔细辨析与比较。范畴、体系剖析也应进入文本诗学研究视野。尽管各文本诗学派别很不相同,但它们之间并非毫无血缘关系,因此规整文本诗学形态,梳理其发展脉络,勾画其版图和谱系,便具有重要价值,它能使我们从宏观上认清文本诗学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理论观念的文本诗学与现实文艺实践都保持密切联系,它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提升,又要指导文艺实践有序展开,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必须明确。文本诗学派别诸多,每一派别对文学理论发展都有不同贡献,同时也具有各自的局限,个案探究有利于提高文本诗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上述问题都在文本诗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构成了文本诗学研究的问题视域。

(1) 文本诗学的历史语境及文化构建。毫无疑问,当代文本诗学是一种新型文艺理论主张,是西方现代性追求在文艺理论领域的体现。文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追求科学、扫除神学成为时代的潮流;启蒙运动以降,自由、博爱、平等更是深入人心;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所追求的科层体制与工具理性思维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性就是这种社会进步要求的文化表现。马歇尔·伯曼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利、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我们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在他看来,现代性就是打破稳固观念,与时俱进。而齐格蒙特·鲍曼则在充分论证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后归纳道:“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确切地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凸显出来。”^②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意味着给复杂的、变化着的世界以解释和秩序,尽管这种秩序不可能囊括一切,甚至可能随时被质疑与打破。尽管现代性含义颇为复杂,但其立足现实实践,以历史意识叩问问题的本质规定值得肯定。可以说,现代性就是创新与变化的别称,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规划。

① [美] 马歇尔·伯曼:《现代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0页。

② [波兰] 齐格蒙特·鲍曼:《对秩序的追求》,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0—781页。



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其分界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追求稳固的秩序和宏大叙事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费语境的来临则使得瓦解传统、消解崇高、推崇多元思想成为主流。这一文化语境对身在其中的文本诗学影响至深。在现代性语境中，文本诗学更关注诗性秩序的构建，基本上将文本视为一个语言客体，探究文本的诗性语言、诗性结构、诗意存在。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文本诗学放弃了原先固有的主张，以消解性的多元视角透视文本，文本是一个不稳定的语言存在物，作为语言内部自身拆解的对象或充满矛盾的话语意识形态生产客体而存在。而在当前，文本诗学更倾向于将文本视为隐含意识形态观念的修辞客体，文本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而且是具有介入现实、发挥微观政治功能的诗意对象。深入研究文本诗学不能忽视历史语境的影响，应将其发展视为一种历史性构建过程。

(2) 文本诗学的理论渊源探究。正本清源构成文本诗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视域。西方文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都是在一定哲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哲学思想作为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约着其他文化思想观念的含义、特点及发展走向，哲学思想的兴衰与其他思想的兴衰基本同步。19世纪中后期至今，在社会巨大变动中，西方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强势，结构主义哲学异军突起，现象学哲学逆势而上，各种后现代主义哲学颇有市场。这些哲学思想作为“衣食父母”，为正在形成、发展着的文本诗学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食粮和理论指导，甚至修正原已形成的文本观念。如研究英伽登文本层次理论，根本不能忽视现象学哲学；否则，英氏经常提到的“意向性结构”就不能解释清楚，文本诗学无从研究。因此，正本清源对文本诗学研究十分必要。

正本清源是一个系统性工作，蜻蜓点水式的表面研究和主观臆想的“拉郎配”对文本诗学研究毫无益处，甚至贻害无穷。因为它只能表面比



附与机械模仿，甚至因方向错误而导致漏洞百出、南辕北辙。文本诗学的学理渊源探究应落笔实处，同时要有宏观视野。首先，深入辨析文本诗学含义，判断其理论源头，寻找理论的踪迹。其次，探究各哲学源头的基本思想，深究该观点如何实质性地指导了文本诗学思想的产生。这一点，对于既是哲学家又是文艺理论家的某些理论大家来说，并不困难，如英伽登；但对于某些仅为文艺理论家的学人来说，肯定不会那么轻松，如热耐特。再次，剖析文本诗学对哲学观念的接受、转化以及对文艺实践的干预功能，考察其实际影响力，验证其影响效果。最后，在该研究过程中，哲学观念影响文本诗学的途径与方式、哲学认识与文本诗学观点的对比等相关问题都应关注，上述问题影响正本清源工作的深入程度。同时，进行本研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任何文本诗学的出现都有一种主导哲学观念进行理论指导，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同程度地借鉴、吸收其他哲学理论、文本观念，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诗学观念。一一对应的机械式研究容易忽视文本诗学思想的鲜活性，难免以偏概全。如巴赫金对话文本诗学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又吸收结构语言学观念；詹姆逊“泛文本诗学”既广泛采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借鉴黑格尔“理念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任何单一的剖析，都不能把握上述诗学思想的本质。

(3) 文本诗学形态类型研究。形态是事物的外在存在样式和形貌，对事物形态进行归类研究有助于整体把握其演进的轨迹。文本诗学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显学，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明显，如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文论；有的隐匿，如巴赫金对话理论、伊塞尔阅读理论；有的混杂，如詹姆逊“泛文本”思想、伊格尔顿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所有这些，只有通过形态归类分析，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脉络与谱系关系，整体构建文本诗学的版图。